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十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御書碑序

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

七石序

送王勝之西歸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送張揔之温州司理序

送史炤赴邠州幙序

送郭學士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送丘賢良序

林比部送行詩序

陳殿丞送行詩序

聖惠方後序

姪至夫名字序

送呂秘校序

御書碑序

皇祐五年秋 陛下以真宗皇帝奉神述再刻之
碑親騰篆額勅臣模寫終篇旣成奏御蒙賜臣御

書一軸臣輒形頌章上述百義又辱獎詔明年春
刊本上之特賜臣母仁壽郡太君盧氏冠帔臣歷
考故事未有列官侍從而宸毫賜字不緣名品而
象服及親獨臣恩榮前無比例伏惟 陛下性資
孝誠覆養萬物精通經誼游適藝文矜優高年原
本慈惠每觀先帝睿文若臨宗廟志容必盡親勒
題顏恭記一十九字念思勤勤以臣得與翰墨之
間探春秋褒勸之法稽虞書謨謀之義神筆飛動
妙入無迹敦尚老老推及臣親日月之光下燭幽
昧蓋繇 陛下根於仁厚而形於政事豈愚者之

慮所能誦道哉竊念臣出入省闈向餘十年其間
居言諍觸貴權所以護而器使之悉賴天聰今茲
忝冒重疊莫知所爲謹摸 御書及錄獎 詔鐫
著於石臣所獻詩并亦附見傳之四外垂之萬世
非特微臣之榮遇抑亦興朝之盛舉也

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

閩粵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
聲名爲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
亦世有人焉然文氣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
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士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

方者鄭成之其尤者也爲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
所推以先之其餘爲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
化軍屬縣三仙遊纔爲中縣然鄉閭幼學後生不
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生舊德以指
授經術其爲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
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
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
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
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
也求仕者唯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與能仕而後

知也夫學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官哉是必先乎己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封掾康君采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來俾刻諸石而植于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予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擷名交議曰某者之爲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爲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謬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旣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

之指數吾名猶吾昔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
勉歟廖君潔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某有
鄉里之舊屬之俾序其事某旣道其所以非敢專
警於人亦持以自省云

七石序

雪山僧惟正渙然其居淨土之西軒有七石皆因
物象而名之其曰麒麟俛趨而游曰仙鳬渾礴自
如曰孤鶴引吭開喙若唳而遠視曰蒼鷹竦翼將
擊沉思而在曰飛泉碧玉瑩徹素練斜落曰屏風
高丈而半廣又半之曰四面其東當楹竅洞牙葉

立明集卷之二
西南北亦如之渙然極嗜而無厭予嘗與寓觀焉
渙然指而語予曰我爲釋氏學沈洋無羈樂此君
而留者今僅十年以事入旁郡中道思之輒罷歸
石乎其亦累我耶然每至其側叩之言不聲而默
告之遊不從而止我亦默焉止焉鄰而居焉忘彼
之石忘己之我兩皆忘焉石乎亦何累於我哉予
於是知渙然甚自適也乃臨石而問之曰天巧神
知而寓尔形耶其亦槩陶均冶而脫然耶尔之淪
顯將蒞然耶其亦莽不知其所以然耶名尔以器
以物尔其真器且物耶其亦不爲器不爲物耶盍

爲礎乎以支明堂太廟之楹使長世而不危盍爲
砥乎以厲豪曹鈇鉞之器而使妖回沮屈薦之闕
乎以示齊民之法寘之梁乎以利艱涉之病剗而
研乎以修明乎舊則伐而磬乎以登合乎大和瑱
而紃之以翳乎讒構鏃而矢之以殄乎驕諄如是
者皆能爲之乎不然徒以窪突剗銳喜人之目何
也頃之有爲

去聲

石言者曰無何也始謗我以名

又詠我以用名與用亦時遇尔我自守而貴者天
質也異夫工者鐫磨鑱鑿之爲之也天成之質可
不貴乎渙然能詩善草書猶是石之貴乎天成也

予甚愛其言舊聞華亭有畫工年七十餘而筆愈
適能致其人圖此見遺亦足爲洛中燕居之一適
也景祐三年十二月日序

送王勝之西歸序

志於道者其所以進之之心皆然而其所以爲之
或異者豈明有所蔽歟夫意氣廣大者善遺俗而
剛介者善仇世下視世俗屑屑走趨勢利作僕奴
女子態狀羞不可近反高伉脫去以矯之往往縱
肆自亦離道或非之則曰不世人之非而吾非吾
豈勢利迫哉雖然其所以自高者適甚下也前有

人焉其心安於仁而其發適於中宜力於其間以求至之與否迺暇與世之人准輕重而度遠近吾未見乎自處之重也今夫衣帶食飲群於人者無異焉幸而是非好惡之明有以過之有過之之明而不能急歲時以循其性豈不暗於愚者愚者無知莫強其力知者或隳何從而作也予之不明用是說以省予中者久矣於勝之之行輒進予之自規者因以告之謹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

招徠僇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
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
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
廢興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
世移祀若提持食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
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關說
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
旣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
外方鎮多以儒臣爲之任武人剝去角牙磨治平聲
壯戾安帖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

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揔之温州司理序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

者甘心遂理官之責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享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聚而下有偏怒竒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厝日召而前頤指教勅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冤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

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
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
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
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
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
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琴者游
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
異事以規謹序

送史炤赴邠州幙序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

漢謀畝爲警言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副貳乃適豈待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流拍山木以爲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苟有不然借今以爲諭國家奄宅大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貽慮生民蹙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剗羊醺酒畜以驩愛國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